

清室錄

藏族历史资料汇编

西藏民族学院历史系

清实录·藏族历史资料汇编

(二)

西藏民族学院历史系

一九八一·咸阳

目 录

高宗实录(续)

小金川之役，两金川平定……………477

索诺木、僧格桑骚扰邻封，阿尔泰、
德福等抚剿不力；温福、桂林、阿桂等
接理军务，攻克小金川……………477

温福等统兵进剿大金川，清军后路遭
袭击，木果木大营溃散，小金川复叛……………669

阿桂督军，清兵撤出当噶尔拉；增兵
添饷，再克美诺、僧格宗，收复
小金川……………735

阿桂、明亮等会剿大金川，攻克勒乌
围、噶喇依，金川平定……………813

小金川之役，两金川平定

索诺木、僧格桑骚扰邻封，阿尔泰、德福等抚剿不力；温福、桂林、阿桂等接理军务，攻克小金川

乾隆三十五年〔庚寅〕三月丁未（1770.4.25）四川总督阿尔泰等奏：“小金川、沃克什两土司，争地起衅，用兵相攻。由小金川土司泽旺年老，伊子僧格桑与多事头人怂恿生事。明正、革布什咱各土司劝阻不听。经委员前赴夷巢弹压，责以擅自发兵，小金川稟即停止用兵。但沃克什既诅伊父子致病，又斗时杀伤伊多人，应照蛮礼，打伤人口爵赔命价，求断沃克什一、二寨与伊耕种。现伤委员严行查办，务使多事者知畏退敛。”报闻。（卷855，页28）

乾隆三十五年〔庚寅〕四月丙辰（1770.5.4）四川总督阿尔泰、提督董天弼奏：“小金川土司泽旺，攻掠沃克什土司色达克拉寨落、牲畜。查系色达克拉咒诅起衅。泽旺患病，其子僧格桑擅自发兵。严诘僧格桑，据称：‘往抢咒经，被沃克什伤损多人。’番人向例赔偿，求将沃克什三寨，准小金川耕获作抵。仍俟泽旺病愈，妥商稟覆。”报闻。（卷856，页15）

乾隆三十五年〔庚寅〕闰五月甲子（1770.7.11）四川总督阿尔泰奏：“小金川僧格桑与沃克什土司彼此相攻，委

员查勘。据稟：‘僧格桑托词观望，色达克拉请兵攻剿，僧格桑复围其官寨，防守官兵进剿各路’等语。拟派官弁督各土兵攻围，俟其力尽求免，再行清旨。臣与提臣董天弼即亲往查办。”得旨：“所办尚是。汝等既往，情形如何，速行具奏。”寻奏：“亲往查办小金川沃克什攻围一案，僧格桑闻知畏惧，稟求撤兵。现在围兵已退，而占地未还，守兵未撤。仍令各土司进攻示儆，已将事宜交付将接办。臣回省办理审案后，再行前往。”报闻。（卷861，页9）

乾隆三十五年〔庚寅〕七月壬子（1770.8.28） 谕军机大臣等：“据阿尔泰奏查办小金川与沃克什土司构衅一摺，意在勦抚并行，所办亦是。番夷自相仇杀，其事本不值一办。乃小金川敢于恃强，侵占沃克什地方，督、提大员既亲临查办，自当速令解怨息争，各守境土，何得任其顽梗不遵。但该督等屡次遣官抚谕，仅就两土司曲直立言。番夷无知，转以内地大臣，意存偏向，欲为和解调停，不足以使之输心畏服。尚未得办理此事要领。莫若传集小金川土司，面为开导。谕以‘尔土司地本弹丸，又非险要。尔若稍有不驯，大兵无难朝发夕至。尔自度力量能与天朝相抗乎？且尔从前屡被大金川欺凌滋扰，大皇帝悯尔残弱，特发大兵征服，尔得保守疆土，数十年来，安享太平，今尔幸无外侮，辄敢自作不靖，侵扰邻封，屡经饬谕，仍然执迷不悟。是尔全不知恩安分，竟成一冥顽不灵之人。设他日大金川复称兵侵尔疆界，肆行吞并，尔即窘极，奔愬朝廷，岂尚肯加之怜念，为尔维持保护乎？尔若逞目前睚眦之忿，不顾将来切肤之患，其利害得失，较然可见，又何所恃以无恐？尔当反覆熟思，

惕然猛省，祸福惟尔自取，早自决择，毋贻后悔。’如此详切申谕，小金川土司自必感发天良，怙然服教，胜于派兵会剿多矣！该督等奉到此旨，即遵谕行。仍将宣谕时，该土司作何对答，及其神情词色若何，迅速据实奏闻。”（卷864，页16—17）

乾隆三十五年〔庚寅〕八月庚辰（1770.9.25） 谕军机大臣等：“前以小金川与沃克什土司构衅，本系番夷自相仇杀，其事不值一办。曾传谕该督莫若传集小金川，将从前为彼征服大金川，俾得安居乐业，若复执迷不悟，彼将来或有外侮，即不复加怜悯之处，面为详悉开导，晓以利害祸福，使知感发天良，怙然服教，胜于派兵会剿。今阿尔泰奏称：‘据明正、木坪两土司稟称，情愿前往晓谕僧格桑，令其退还沃克什地方。彼若顽梗不从，即合兵并力进剿’等语。意在抚剿兼行，亦只可如此办理。但现在所派番兵几六千馀，未免过多。边夷蛮触相争，原不足大烦兵力，倘集众合攻，或致有名无实，更属不成事体，且亦难于完局。仍当遵照前旨，妥协办理，并将该土司作何对答，及神情词色若何，迅速据实奏闻。……” 寻阿尔泰、董天弼奏：“据僧格桑亲来叩见，臣等遵奉上谕，剴切开导，僧格桑面赤汗流，叩头谢罪。据称：‘我父子深受大皇帝厚恩，从来安分，不敢与邻封滋事。因沃克什土司欲以咒诅之术害我父子性命，由是发兵攻夺。色达克拉自知理短，愿将地方给我，以为禳解之资。嗣委员至沃克什兵寨，色达克拉倚恃委员在内，又思背约，调集多人，欲与我等决战。我等惟恐受亏，添兵屯驻，以为防备，并未敢于攻击。今奉面谕，愿将所得附近达木巴

宗之墨穆尔吉、日古噜各地方，及所抢沃克什之母舅僧格并番民二十四名，一并交出。其沃克什愿给地方之处，仍听众土司调处，亦不敢抗违，自取罪戾’等语。臣等察看僧格桑神气辞色，尚知感激，惧取罪戾，其愧悔实出诚心。当日即将附近达木巴宗地方及所抢沃克什母舅番民，一并交出。其沃克什愿给地方，臣等未便绳以官法，应听各土司自行清理。”报闻。（卷866，页10—12）

乾隆三十五年〔庚寅〕九月壬子（1770.10.27）四川总督阿尔泰、提督董天弼奏：“臣等现驻达木巴宗，色达克拉病痊来见，臣等谕以尔本弱小土司，何得以咒诅挑衅，自取祸患？色达克拉自知错误，恳求免罪。并称：‘沃克什官寨被小金川围攻日久，粮食已尽，寨落已残，求住达木巴宗，以便修理。更恳暂留土练数百名，协同防守。’臣等查沃克什地方本系瘠弱，而色达克拉构衅邻封，致其侵害，本不足加之爱护。且川省沿边土司，其中削弱者不少，原无内地拨民代防之理。但该土司既为内地所辖，亦难任邻境欺凌，因暂留把总一员，带兵二十名，驻扎达木巴宗，又留土练四百名，分防各卡。俟数月后，小金川如果安静，而沃克什亦稍为整顿，陆续撤回。至沃克什番民所种之麦已被蹂躏，现在乏食，应给口粮、籽种使得久长安业。”报闻。（卷868，页11）

乾隆三十六年〔辛卯〕五月丙寅（1771.7.8）谕军机大臣等：“据阿尔泰等奏：‘革布什咱头人，勾连大金川占

据草地官寨，革酋不知下落。现委游击宋元俊驰往严谕，飭调土兵、土练前赴弹压，并陆续起程，亲往督办’等语。已于摺内批示矣。革布什咱土司索诺木多布丹，素行苛虐，召祸实由自取。而蛮夷互相仇杀，亦属常情。其事原可无庸查办。但金川土舍索诺木幼小，罔识利害。而草地头人又复顽劣不法，则慑以兵威，自不可少。阿尔泰等一闻员弁禀报，即飭调兵练前赴，分布防查，并先后亲往确勘情形，相机办理，颇为妥速协宜。即摺内所称‘俟招复故土后，择革酋支派中众所服者，立为土司’，亦必应如此措置。惟查追凶番正法一节，此时尚宜姑缓。该头人敢于勾引金川，占据草地，戕害革酋，其情固属可恶。但现在金川蛮众，分据草地寨落，扰攘未宁，若速于穷治罪人，持之过急，恐其闻风畏惧，铤而走险，更与金川固结，自猝难解散，转致不成事体。阿尔泰等至彼，惟当遣人前往宣谕大金川。以郎卡自经惩戒以来，承受天朝抚辑深恩，极为恭顺。今索诺木父故未久，辄擅发兵袭占邻地，实为非理。念索诺木年幼无知，且受人怂恿，姑从原恕。特遣员明白晓谕该土舍速将土兵全行撤回，仍还革夷土地，本阁部亦不复加深究。使其晓然于恩威祸福，自当敛众归巢。阿尔泰等便可抚定其地，择立革酋宗派承袭土司。俟一切宁贴后，再行从容根究凶番，按法处治，亦不致虑其漏网。如此办理，于事机较有次第，不致张皇。虽明正土司稍有惊慌情形，而现有兵练在彼弹压，亦自足安其心。阿尔泰等务须镇静查办，行所无事，方为合宜。将此详谕知之。仍将目下情形，速行奏闻。（卷885，页19—20）

乾隆三十六年〔辛卯〕六月甲午（1771.8.5） 谕军机大臣等：“据阿尔泰等奏，查办革布什咱情形一摺，内称：‘郎卡之子索诺木，恳乞将革布什咱地方百姓赏给当差’等语。此断不可允行。前因革布什咱头人内变，勾结金川占据其地，阿尔泰等已亲往督办，因令遣员宣谕，使其晓然于恩威福祸。如索诺木速将土兵撤回，仍还革夷土地，敛众归巢，原可就事完结，不加深究。今索诺木乃请将革布什咱之百姓赏给当差，显系覬覦土境，妄思占据。此则断不可稍涉迁就，致彼无所顾忌，滋生事端。至革布什咱土司虽已被害，仍须如前奏所云，择其近支众所悦服者，立为土司，岂有归并金川之理。看来索诺木年幼愚顽，罔识利害，阿尔泰若稍露就便完局之意，使彼得逞其欲，势必于附近土司，渐图蚕食，又复何所底止？正不可不防其渐。此时若过涉张皇，遽加兵力，固非所宜。若一味姑息游移，急图了事，于边境大有关碍。著传谕阿尔泰等务须酌量机宜，详慎筹度，以期经久无弊，方为妥善。前有旨令彰宝到滇后，德福即赴四川总督之任，阿尔泰入阁办事。今金川与革布什咱构衅一节，其情形乃阿尔泰所深知，且业已经手董办，不便遽易生手。现有旨令德福由滇赴京陛见，阿尔泰可将革布什咱一事办理完妥，并筹及善后事宜，俟德福由京赴川后，再行起程来京。仍将金川土舍于奉到传谕后情形若何，迅速奏闻。”（卷887，页14—16）

乾隆三十六年〔辛卯〕七月甲辰（1771.8.15） 谕军机大臣等：“阿尔泰等奏小金川土舍围攻沃克什，请临以兵威，以挫其气一摺，所见甚是，已于摺内批示矣。蛮夷自相

仇杀，虽属常情，不值烦我兵力。但小金川去岁与沃克什构衅，占据其地，经阿尔泰等亲往饬谕，业已遵奉退还。乃为日无几，复敢称兵侵扰。似此怙恶不悛，非复可以理喻。且现在金川与革布什咱之事，尚未办完。而小金川又复效尤滋事，此而不加以惩创，伊等将视内地大臣专务调停和事，不复知所畏忌，于抚驭番夷之道，甚有关系。小金川地方，非若金川之险阻，今董天弼既亲往该处，甚为合宜。竟当统兵直捣其巢穴，或计以诱致，或竟以力取，将僧格桑擒解省城候旨，另择驯谨奉法之人，立为土司，安抚其地，方为妥协。若僧格桑闻董天弼亲至其地，仍未求见，即设法诱擒，亦无不可，断不宜仍以和解了事。庶徼外玩番，稍知儆惕，不复敢构怨相残。且可使金川闻风震慑，稟受教约，敛迹归巢，自为一举两得。将此传谕阿尔泰、董天弼知之。其两处办理情形若何，均著由驿迅速驰奏。”（卷888，页8—9）

乾隆三十六年〔辛卯〕七月丁未（1771.8.18）大学士管四川总督阿尔泰奏：“据明正土司甲勒参得沁稟称：‘僧格桑本与土司郎舅素好，因僧格桑发兵围攻沃克什，土司屡劝，药石成仇，现发兵将土司纳顶等寨占据。’查小金川如此跋扈，本宜即加攻剿。但革布什咱之事未完，沃克什之围未解，四面疲我兵力，亦为非计。现令明正土司于要隘拨兵防守，计提臣此时已到沃克什，或小金川畏惧敛兵，则可相安无事。如敢抗拒，急宜袭击，臣亦于南路夹攻，使其首尾受创。”得旨：“所奏已迟。”（卷888，页22）

乾隆三十六年〔辛卯〕七月戊申（1771.8.19） 谕军

机大臣等：“小金川复侵明正土司各寨，阿尔泰等断不可稍存姑息。前据奏到，小金川攻围沃克什，董天弼亲往查办，已谕就近进兵，务擒僧格桑，另立土司，抚定其地。今沃克什之事未完，又敢于侵及明正，若不慑以兵威，大示惩戒，番夷岂复知所畏惧！阿尔泰欲于南路酌用兵力夹攻，使之首尾受创，所见甚是。但虑及疲我兵练之力，尚未免犹存姑息之见，未为得要。小金川错居土司之间，地方本非宽广，况昔年进兵金川时，曾经其地，是我兵长驱直入，不致或虞艰阻。若云两路攻剿，土练或有不敷，何妨于成都调满洲兵一千，令铁保带领前往。兼于绿营内选派精锐数千，统以勇干将领，合之土练，约足五千名，办此自属易事。总宜捣其巢穴，务获凶渠。仍遵前旨，或以力擒，或以计诱，临时酌量妥协。切不可因其窘急求宥，辄事调停完局，致养痍貽患也。再，现在金川侵占革布什咱，尚未退兵。倘僧格桑因我兵夹击，力蹙势穷，联络金川，恐致蔓延难制。阿尔泰等酌量彼处情形，若能断其与金川往来之路，一面用力剿擒，自更无虞兔脱。设计其去路不能断截，则莫若谕令金川，如能纵掠小金川，所得财物即以贖之，惟地方仍还内地。彼若擒其土舍，亦即解献受赏。番夷贪利，自必踊跃从事。我既两面夹攻，复添此一层掩袭，僧格桑更无可逃，亦合以番攻番之法。阿尔泰等务须实力妥办，切勿稍涉游移。将此并谕董天弼知之。”（卷888，页23—24）

乾隆三十六年〔辛卯〕七月壬子（1771.8.23）大学士管四川总督阿尔泰奏：“查金川与小金川后先起衅，若一并剿办，需兵既多，糜费愈重。拟将革布什咱案内所调之

兵，拣派四千馀名，酌拨明正要隘防御。倘小金川再敢肆扰，臣即相机办理。”得旨：“据奏似无扼要之定见。朕意宜先办小金川，则大金川自知畏而从命。馀有旨谕。”

谕军机大臣等：“小金川因金川与革布什咱相仇，敢于效尤滋事，其情甚为可恶。就两处情形而论，亦判然不同。朕意宜先办小金川，擒其凶渠，治以重罪，则金川自当闻风畏惧，敛迹归巢，斯为一举两得。阿尔泰何竟见不及此？且前此进剿金川至今不过二十馀年，从前随征弁兵必有存者，小金川路径自所熟识，即可用为向导，更无难于深入。若筹及兵力或有不敷，则檄调满、汉官兵、土练，约足五千人，并非难事。前降谕旨甚明，此外复何顾虑？至阿尔泰督兵攻剿，原非所长，但将领中岂无勇敢明智堪以带兵？阿尔泰第须就近随时调度，示以机宜，更不得诿为力所不给。此时自宜速与董天弼商酌，克期两路夹攻，剿擒僧格桑。相机而行，务在必得，此事方能完局，岂可稍涉游移耶？阿尔泰初奏言：‘僧格桑非可复以口舌化导，令董天弼前往西路，酌量进兵。’颇为有见。及前次所奏，即有‘恐四面疲我兵练，复晓以利害祸福’之语，意已犹豫，不及初念之坚。今乃云：‘酌拨兵练，防御明正要隘。倘再肆滋扰，一面相机办理’等语，更属非是。试思僧格桑去岁甫受约束，曾未逾年，复攻围沃克什，且又侵及明正土司。即宜兴师问罪，以儆凶顽，尚何所用其迟疑缓待，必欲纵令鸱张，坐贻养痍之患耶？阿尔泰久任封疆，不应不晓事若此。至金川形势，险隘非小金川可比，原不便轻率用兵。且果能将小金川迅速严办，示之炯戒，则索诺木自当闻风知畏，不待剿而自退。何至虑及一并兵需兵多而糜费重！阿尔泰岂全未审度事理

重轻，惟急于完事卸责乎？阿尔泰著传旨严行申饬。至董天弼自往西路以来，为时已久，于何时进兵，及僧格桑曾否擒获，至今未据奏及，亦谕令迅速奏闻。仍与阿尔泰声息时通，协力妥办。”（卷888，页35—37）

乾隆三十六年〔辛卯〕七月癸亥（1771.9.3） 谕军机大臣等：“小金川贼首僧格桑去岁招降之后，理宜感恩安分，乃竟敢因金川构隙之便，抢掠明正等处，甚属可恶。宜乘其诸事未集且未与金川勾结，急速派兵剿办。已降旨派四川满洲兵一千名，并绿营土、练兵共五千名前往，军声甚壮。特恐阿尔泰年老，一人难以办理，又不值由京派员赴川，是以就近命德福前往帮办。铁保身系满洲，且任成都副都统，又曾身历行间，著先派满兵二百名，作为亲丁，前往阿尔泰处。务与阿尔泰协心共济，相机妥办，不得稍存彼此推诿之见。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发往。”

又谕曰：“阿尔泰现在办理小金川一事，胸中竟无定见，惟图急于迁就了事，已节经传谕饬示。小金川土舍僧格桑，去岁与沃克什构衅，经阿尔泰等晓谕解围，乃甫受约束，不及一年，近因金川土司索诺木与革布什咱相仇，辄复效尤滋事，且敢侵及明正土司，其罪实无可道。阿尔泰初议慑以兵威，尚为有识。小金川之地，非若金川险隘，我兵向曾经行，无难深入。董天弼既驰往西路进兵，阿尔泰亦即当会兵，两路夹击，出其不意，执彼凶渠。或以力擒，或以计诱，声其罪而治之。然后另立土司，抚定其地。则金川闻而知畏，自当不待征剿，敛迹归巢，方合控制机要。乃阿尔泰迁延不决，一味畏首畏尾，殊味缓急轻重之宜。今此事办理

已觉濡迟，若再因循时日，致两酋潜相联络，滋蔓难图，于边夷要务甚有关系。阿尔泰久历封疆，朴诚任事，凡察吏安民，讲求地方实政，乃所优为。伊由部员出身，未娴军旅，且齿迈躯肥，于驰驱行阵，殊非所宜。即令其独任运筹，而意涉游移，亦恐于事未必有济。因思德福已调任川督，边务乃伊分所应为。况伊曾在阿克苏等处办事，于调度军务，亦所谙悉。而阿尔泰系多年总督，且已授为大学士，其责亦无可诿。两人协力妥商，自能和衷集事，断不至彼此稍存畛域。……已谕令铁保带领成都满洲兵二百名，驰赴该督等现驻处所，以备领兵进剿。再，于通省满洲总兵副将内，拣选得力之员调赴该处。著将此并谕阿尔泰、董天弼知之。德福接奉此旨，于何日起程，于何路前往，先行具摺覆奏。到川后仍将商办情形，迅速由驿奏闻。”（卷889，页18—21）

乾隆三十六年〔辛卯〕八月乙亥（1771.9.15）大学士管四川总督阿尔泰奏：“近接提臣来札，小金川已各处添设碉卡，而官兵尚未到齐，故先行译谕晓以利害。第小金川占据沃克什，距巢穴甚远，势须先击退攻围沃克什之兵，然后捣其巢穴。兵力应否酌增，现与提臣商办。倘因调兵已多，茶息银两不敷，请动库项。其金、革一案，据游击宋元俊禀称，索诺木差人恳伊亲临其地。臣即令其前往，飭谕撤兵退地。”得旨：“诸凡不妥，恐汝不能办此事。早有旨命德福去帮汝。若再不知和衷，共可鄙矣！戒之。”又批：“彼既修卡据守，晓以利害，反令其知尔等欲将就了事之意矣！如此不晓机宜，奈何！奈何！”又批：“汝等已迟延时日矣，尚云稍需乎？看此光景，即应增兵，更何待商之

提督？可笑！”（卷890，页10—11）

乾隆三十六年〔辛卯〕八月丙子（1771.9.16） 谕军机大臣等：“董天弼自六月十五日由打箭炉起身，驰赴西路，酌办进兵事宜。距今已五十馀日，总未见其奏及一字，殊不可解。节经降旨申飭，并令将现在情形迅速具奏。今日阅阿尔泰奏摺内，有‘准提臣知会’之语，可见两路信息，原自相通。该提督既可报知督臣，何难缮摺上闻，有何顾虑总督，而竟一味缄默若此？且该提督既往西路筹办进兵，即当出其不意，迅速掩击，使彼猝不及防。或以力擒，或以计诱，务获渠魁，方为有济。乃该提督到瓦寺后，见夷人修卡据守，仍以官兵尚未到齐，复行译谕，晓以利害为词，更属不晓事体。番夷既设有碉卡豫防，岂复文告可喻？该提督如此举动，徒令番夷轻视，知伊等惟务调停了事，毫无能为，于事岂能有济？而伊等中无定见，游移不决，坐失机宜，岂实心任事之道？董天弼著再传旨严行申飭，并令其将现在办理情形，迅即由驿六百里覆奏，毋再延缓。”

又谕：“小金川与沃克什构衅一事，阿尔泰中无定见。恐其因循贻误，业谕德福迅速赴川，与之会商妥办，并谕铁保带领成都满洲兵二百名，前往备用。德福到后，铁保等如已统兵至彼，而绿旗精锐亦经调集，军务易蒞，自无庸再为筹画。若不能克期集事，转不必急于用兵。……温福回至永昌，即统现有满洲劲旅，并选派出力黔兵数千名，就近星驰赴川，约计二、三月可到。著传谕温福豫为筹度。并令德福将该处情形，随时驰寄温福，俾得留心部署。”（卷890，页11—16）

乾隆三十六年〔辛卯〕八月己卯（1771.9.19）四川提督董天弼奏：“臣于七月初二日抵瓦寺之卧龙关，与小金川现占之巴朗拉距八十馀里。贼人已砌碉修卡，而沃克什之达木巴宗、木耳宗、日隆宗，在巴朗拉西南，是小金川已将官兵进援之路隔绝。臣约计达木巴宗粮贮，足供数月，无虞内溃，先谕小金川，晓以祸福利害。如仍执迷，俟官兵到齐，即行掩袭。”得旨：“总不成事体，已有旨了。”（卷890，页19）

乾隆三十六年〔辛卯〕八月壬午（1771.9.22）四川提督董天弼奏：“贼人所占之巴朗拉，山势险峻，难以仰攻。惟距卧龙关四十馀里山神沟小路，可以绕出巴朗拉之后。臣先行侦探得围困达木巴宗之贼番，约有二千。沃克什尚能坚守，若由山神沟前往，五日可到。兹定于八月初七日进发。其巴朗拉山下邓仍地方，令总兵福昌驻扎，相机攻剿。”得旨：“仍属迟缓。既得捷径，观汝如何奋勇成绩耳！”（卷890，页25）

乾隆三十六年〔辛卯〕八月癸未（1771.9.23）大学士管四川总督阿尔泰奏：“明正地方，现集汉、土兵练五千五百馀名。除防守要隘兵二千名外，尚有数千数百名，似可敷用。但小金川与明正交界隔一大河，须用皮船过渡。而皮船仅容一、二人，且小金川沿河设备，是以赶造木船，并设法遮护贼人枪炮，使兵练得以多渡。至僧格桑与索诺木本系同族，又兼姻亲，地界毗连，实不能断其来往。再，小金川近复于木坪连界地方添设碉卡，臣现拨兵防御。”得旨：

“总不中机宜，不见奋勇。如何，如何！”（卷890，页25—26）

乾隆三十六年〔辛卯〕八月丁亥（1771.9.27） 谕军机大臣等：“据董天弼奏已于八月初七日督兵由山神沟密往掩袭一摺，自应如此办理。小金川之地，该提督向年随征时，既曾经历，其路径犹能记忆，益当奋勇深入，以冀克期奏绩。但所称：‘小金川首尾不能相顾，势必解去沃克什之围，退守巢穴’等语，尚有急图完事之意。僧格桑去年甫受约束，曾未逾时，复敢乘隙滋衅，不可不兴师问罪，并非专为沃克什解围。恐伊等尚狃于姑息之见，一闻顽酋解兵归巢，苟幸无事，不复擒捕渠魁，仍思将就完局，番夷岂复知所警畏！即或暂时敛迹，待官兵既撤，彼复侵扰邻疆，又将另为整理，往返徒劳，更复成何事体。总之，僧格桑一日不擒，其事一日不了。董天弼既经进兵，必须相机制胜，将僧格桑或以计诱，或以力取，务在迅即就获，以靖蛮陬。此旨著由六百里加紧发往。董天弼接到后，将何日直抵贼巢擒获凶渠之处，亦即由六百里加紧覆奏。至董天弼已得间道进兵，而阿尔泰至今株守河干，坐待船成方渡，所谓夹击之义安在？据董天弼奏，木坪之甲金达，杂谷之曾头沟各路，皆可分进。阿尔泰于此等扼要捷径，自应豫为确访，密派勇练将领，统兵分路掩袭，使番酋受敌，首尾不能相顾，方为胜算。徒尔优游时日，漫无措施，则在彼閒驻数月，所办何事？阿尔泰于亲履行阵，即非所长，若运筹调度，尚当奋勉自励，何总未见其出一谋、发一虑乎？著阿尔泰将近日作何办理情形，亦速即明白回奏。再，前谕于擒获僧格桑后，另